

叔本华文集

SHENG MENG YU YI ZHI

生命与意志

任立 潘宇 / 编译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字068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叔本华文集:生命与意志/(德)叔本华(Schopenhauer, A.)著;任立,潘宇编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2

ISBN7-80082-819-0

I.叔… II.①叔… ②任… ③潘… III.叔本华, A. (1788~1860)-哲学-文集 IV.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0049号

叔本华文集——生命与意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6印张 360千字

1997年2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1—8000册

ISBN7-80082-819-0/G·293

定价:25.60元

编者前言：

叔本华的生平及其哲学思想

任 立

德国著名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大唯意志论者，他以其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为近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唯意志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他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他的书无人赞赏，他的课无人爱听，他的学说也几乎无人理睬。只是到了晚年，他的学说才得到承认，他的著作才受到欢迎，荣华才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学术生涯不是一条坦途……

一、坎坷不平的学术生涯

(一) 准备阶段

1788年2月22日，叔本华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一个世代经商的德国人家庭。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是一个信奉“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的自由共和派。早年曾在英、法学习经商。英国的《泰晤士报》是他天天必读的报纸。他的书房里摆着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1793年，但泽普鲁士化后，他宁可损失相当一部分财产，举家迁往自由城市汉堡。母亲约翰娜·特罗西娜是一个颇有文学才华，性格开朗的女子，娘家也是一个数代经商的家庭。当叔本华快要出生时，他们为了使这个头生子能取得英国国籍，不惜长途跋涉，前往英伦。但由于约翰娜·特罗西娜身体不适，不得不提前回国。叔本华降生后，父亲一心企望这个孩子将来能继承祖业，成为一个“世界商人”，就给他取了一个在几种西方文字里写法都一样的名字：阿图尔（Arthur）。

父亲为了使叔本华成长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大商人，可谓不惜工本。他让叔本华去法国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想把他熏陶成一个地道的法国人。叔本华十二岁时，又把他送进汉堡有名的培养未来商人的摇篮——龙格私立学校。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开”，随着小叔本华年岁的增长，他对学习经商的兴趣越来越淡薄，而对文科学习的兴致却与日俱增。为了诱使儿子放弃自己的志向，父亲向他提出，如果答应将来当个商人，可以带他出国作一次长期旅行。年幼的叔本华毕竟还抵挡不住这样一种诱惑，于

是和父母一起前往荷兰、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萨克森、西里西亚（今德、捷、波交界处）和普鲁士转了一大圈，历时两年。这两年的旅游对叔本华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欧洲大陆正值连年战乱，政局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这些反映在叔本华当时的日记里，就是悲悲切切，愤世嫉俗，他那极端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当时已露端倪，他的崇尚直观、贬低理性的思想也已有了先声，开始把对事物的直观、印象和直接的认识看得远远高于“空洞”的言谈。

1805年初，叔本华和父母一起回到了但泽，这时他已是十六岁的青年了。两年的漫游虽使他大开了眼界，但并没能使他改变进文科中学学习的志向。这年4月，父亲因经商受挫，精神忧郁，觉得走投无路，只有一死了之，一天竟从仓库顶楼跳窗跌入沟中，自杀身亡。父亲的死，使叔本华觉得人生可悲，也使他迁怒于母亲，认为父亲年老病重，无人照料，而母亲则照常赴宴交际，寻欢作乐，把老父气绝，才萌生了轻生之念。叔本华和母亲不睦的种子即由此而种下。

父亲的死使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母亲带着妹妹搬到了魏玛，在那儿办了一个文艺沙龙。她不顾法利赛教派对克里斯蒂安·符尔皮乌斯的抵制，接待了这位出身低微、不见容于上流社会的歌德夫人，从而博得了歌德的好感。叔本华也因此结识了歌德这位大文豪。不久叔本华也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于1807年6月去戈塔，进了一所文科中学，稍后又转学就读于魏玛文科中学。其时他和母亲的争吵已趋激烈，以致母亲对他下了“逐客令”，发誓宁可牺牲一切，也不再同这个儿子打交道，并把叔本华应得的那份一万九千塔勒的遗产分给了他。

在魏玛文科中学，叔本华钻研拉丁文，学习文学、历史和数

学，攻读经典著作，最后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学业。但在正式开始学习哲学以前，他想先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的信条是：不应该用不熟悉的东西去解释熟悉的东西，而应该从熟悉的东西出发，去接近不熟悉的东西。于是他先去哥廷根学医。医学和解剖学的课程使他入迷，数理化、历史和语言各科，他也潜心钻研。他在哲学家戈特洛勃·恩斯特·舒尔策的指导下，研读了“神明般的柏拉图和奇迹般的康德”，从而揭开了他研究哲学的序幕。学校放假时，他回到魏玛，结识了维兰特。维兰特认为叔本华是个能成大器的青年，叔本华则对维兰特说：生活不是一件易事，我打算用对生活的思索来度过它。

1812年秋，叔本华终于跨进了柏林大学的校门，确定了他一生的主攻方向——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听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的课，这时叔本华已树立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厌恶“先验崇拜”，开始独立思考了。沃尔弗的讲座最对他的胃口。因为他们对施莱尔马赫的看法是一致的。施莱尔马赫认为，哲学和宗教是互相依存的，没有不是神学家的哲学家。叔本华反驳说，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学会哲学，他不需要它；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哲学思维的人会是神学家。没有拐棍他走路来可能有点不稳，但却是自由自在的。对于费希特，叔本华认为，他的表述太不明确，过于费解。然而费希特《知识学》对他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

1813年，战火烧到柏林，隆隆的炮声也轰毁了叔本华获取博士学位的打算。他离开柏林，经德累斯顿返回魏玛。然而他在魏玛也立足不住，母亲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孤僻个性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他又搬回鲁道尔斯塔特，住进骑士旅馆，过起隐居生活。清静的环境使他得以一心思考和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这篇论文奠定了他的哲学体系的认识论

基础。1813年10月18日，他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学院讲师资格。其后又返回魏玛，在魏玛和歌德多次见面。当时歌德正在研究颜色理论。歌德是叔本华博士论文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他对叔本华注重直观颇为赏识，要那些看不起叔本华的人不要小看他，说他有朝一日会比谁都强的。但歌德也看出了叔本华正在形成中的悲观主义世界观的危害，告诫他，你若爱你自己的价值，那你就给世界以价值吧！但叔本华已在悲观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他在弗里德里希·迈耶尔的指导下，研究了印度哲学，特别是《奥义书》，从这部宣传悲观主义的印度古典哲学名著中吸取了许多思想，作为他后来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理论渊源，大加宣扬，认为只有以它为经典，真正看穿“摩耶之幕”^①的虚妄，而遁入空无，才能摆脱生的痛苦。

（二）三十而立

1814年5月，叔本华和母亲彻底决裂，离开魏玛，迁往德累斯顿。他在德累斯顿共住了四年，这四年是叔本华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其间他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从而在西方哲学史上莫立了唯意志论的基石，叔本华本人也成了唯意志论的开山鼻祖。

叔本华刚在德累斯顿住下时，受歌德的影响，也曾研究过颜色理论，并在1815年完成，1816年出版了《论视觉和颜色》。这本书出版后，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接着叔本华就将他以前

^① “摩耶”的梵文原文为 Maja，意为欺骗虚假，转义为外部世界的创造者。“摩耶之幕”，即为遮蔽真实世界的帷幕。

长期观察、思考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其结果就是洋洋五十多万言的、以“世界是意志的自我认识”为主旨的、宣扬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叔本华后来曾以极其神秘的口吻回忆他写作此书的情况：“在我的手里，主要是在我的思想里，正构思着一部著作，一种哲学，一种把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融为一体的哲学……这部著作在成长，正在慢慢地具体化，就像一个孩子在子宫里成长着一样。我不知道，最先形成的是什么，最后又将形成什么……我看到了一个环节，一个容器，一个接着一个的部分，这就是说，我心不在焉地写下了，部分是怎样适应于整体的，因为我知道，一切来自一个根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只有这样，一个整体才能生存……我，坐在这儿的，我，朋友认识的我，并不理解一部作品是如何诞生的，就像母亲不理解她体内的孩子是怎样诞生的一样。我注视着它，并且像母亲一样说‘我害怕怀孕’。”^①

叔本华写完初稿时，日历上是1818年3月，是年他才三十岁。初稿完成后，他就委托出版商布洛克豪斯出版这部书。他在给布洛克豪斯的信中称自己的作品“是一种新的哲学体系，不是对已有东西的新表述，而是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迄今还无人想过的思想”。布洛克豪斯同意出版此书，但叔本华向他索要稿费时，他竟也直言不讳地把他的忧虑正告叔本华：“我担心你的书只能是一堆废纸，但愿这一担心不会兑现。”布洛克豪斯的话竟不幸言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部书总共销了不到一百

^① 转引自W·阿本洛特著《阿尔图·叔本华》，德国罗伏尔特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部。对于这样的结果，叔本华精神上多少有些准备，因为他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和《论视觉和颜色》也都曾是无人问津的。对于他的博士论文，他的母亲也曾作过和布洛克豪斯相同的预言。有鉴于此，叔本华在1818年8月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初版撰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虽然不大会受人欢迎，但总还“可以填补他（指读者——本文作者注）的图书室里空着的角落，书既装整洁，放在那儿总还相当漂亮。要不然，他还有博学的女朋友，也可把此书送到她的梳妆台或茶桌上”^①，而他的最大希望，就是有人能替他写一篇书评！但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于叔本华本人来说，毕竟有着不同于他的前两部著作的价值和意义。他在后来曾就这部著作和他一生事业的关系作过这样的总结：“我活着就是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也就是说，我活在世上，所企求和所能奉献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已完成了，其余的只是些次要的东西，我的生命和命运也是如此。”^②因此对于自己心血的结晶，毕生的力作，竟遭到如此的冷遇，叔本华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认为这是有人想用“沉默法”来对付他，因此他就指责当时蜚声学界的黑格尔，把他和费希特、谢林并列，合称为“三个著名的诡辩家”，称黑格尔是“精神上的伽利本”^③，痛加挞伐。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后，读者真是寥寥无几。可以使叔本华聊以自慰的是，歌德以很大的耐心读了这本书。据叔本华的妹妹回忆，歌德收到这本书后，马上把这部厚厚的书分装

①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② 转引自卡尔·皮查著《叔本华——精神和感性》，德国慕尼黑威廉·海尼出版社1978年版第308页。

③ 伽利本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丑鬼。

成两册，以方便阅读，并查阅了“最重要的部分”，还让她转达了几个赞词，说最使他满意的是叙述的清楚和论述的方法，尽管叔本华的观点是与众不同的。叔本华的妹妹写信给叔本华说：“至少你可以算是歌德认真读过的书的作者，我觉得，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然而歌德的态度并不能补偿叔本华的不快，他愤愤不平地于1818年9月23日离开德累斯顿，前往意大利。

（三）屡遭挫折

叔本华在意大利旅行了一年。那儿的山水风光使他心旷神怡，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文物古迹使他如醉如痴。他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同英国人的交往，使他更忌恨自己的同胞对他的冷淡和小视。他在威尼斯和一位伯爵夫人萍水相逢，又使他堕入情网，几乎不能抑制自己的“生命意志”，也使他失去了结识拜伦的良机。那天他正和这位夫人一起在海滨浴场散步，远远看见名扬天下的拜伦正骑马疾驰而来，那位夫人竟失声高呼：“瞧，那个英国诗人！”拜伦的风采使这个意大利女子整天难以忘怀。叔本华因嫉忌害怕竟没有把歌德给他写的介绍信交给拜伦。

1819年6月，正当他经米兰返回德国时，突然收到妹妹的来信，向他通报了但泽穆尔银行倒闭的消息。这家银行管理着叔本华家的财产，叔本华本人也有二万二千多塔勒存在那儿，每年生息达一千五百多塔勒。银行倒闭后，叔本华坚持全数赔偿，而母亲和妹妹在中间人的调解下，却准备妥协，于是叔本华和母亲又大吵了一场。最后的结果是银行在1822年同意了叔本华的全部要求，叔本华禁不住沾沾自喜地说：“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哲

学家，而又不必因此就是一个愚人。”

银行倒闭的消息使叔本华不安，提前于1819年8月赶回了德国，这时，他也想到了应该为自己的著作争取些读者，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大学去讲课。他最后选定了柏林大学，在他看来柏林是当时德国文化水准最高的城市，那儿可能有知音。1820年1月，他获得讲师资格，3月23日作了试讲，讲题是《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就在当天，当时也在柏林大学讲学的黑格尔和他见了面。两人免不了为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中心是动物行为的有意识方面和无意识方面。据叔本华的学生贝尔的记录说，当时在场的利希滕斯泰因作了仲裁，认定叔本华是对的。但据黑格尔自己的记录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争论后黑格尔在叔本华讲课的议定书上签了字，于是叔本华可以正式开讲了。他的讲题是《论整个哲学，或论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的精神的学说》，每周五次，每次一小时，时间是每天下午五时至六时，这个时间是叔本华自己事先选定的，他故意选在黑格尔讲课的同一时间，就是想和黑格尔较量一番。黑格尔正在讲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听众十分踊跃。较量的结果却出乎叔本华的意料：听他讲课的学生据说从未超过三人，最后不得已只好撤销了这个讲座。

就在叔本华1820年开始在柏林大学宣讲他的哲学思想不久，他的大学同事、编外讲师F·E·贝内克在《耶拿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此之前，贝内克作为学生听过叔本华的课，因此他虽然批评了叔本华的观点，特别不满于叔本华对康德以后哲学的批评，但语气是很含蓄委婉的，而且还承认叔本华是个有才能的人。

和黑格尔对垒的失败，贝内克的批评，使叔本华郁郁不乐，愤愤不平。1822年春，叔本华以极其失望的心情，离开了他原

来以为可以在那儿大展宏图的柏林，踏上了他二游意大利的旅程。他再次游览了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历史名城。古老的城市、旖旎的风光和珍贵的文物，使叔本华的情绪又高涨了起来。他把意大利和自己的祖国作了对比，认为意大利的一切，天空和大地、植物和动物、人的表情都极其自然，而在德国，却是那样的矫饰。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觉得自己对人的认识更深了一层，经验更丰富了。这次意大利之行使他更加重视直观，认为观察和经验比读书和学习还要重要。1823年5月，他旅行回来，先在慕尼黑住了一年。他足不出户，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煎熬，就在这一年，他的右耳聋了。他对慕尼黑的气候厌恶至极，身体状况一经允许，就急忙搬走。先去加斯泰因浴场疗养了三个星期，后又在德累斯顿住了半年多，最后于1825年4月返回柏林，在柏林又住了六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努力学习西班牙文，开始翻译17世纪西班牙道德哲学家、悲观主义者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的《神谕手册及谨慎的艺术》，叔本华把他的主要著作《好评论的人》视作经典，反复引用。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对生之苦的描述，使叔本华赞叹不已。与此同时，叔本华还把自己的著作《论视觉和颜色》译成了拉丁文。

就在1825年，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篇评论出现了，这篇评论出自德国著名诗人让·保罗之手。文章对叔本华的观点持极大的保留意见。让·保罗特别不同意叔本华作出的否定生命意志的结论。让·保罗评论说：“这是一部天才的、冷静的、全面的哲学著作，既尖锐又深刻，但是一种令人绝望、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刻。可以把它比作挪威的忧郁湖，四周是黑森森陡峭的岩壁，终年不见阳光，从这陡壁的深处，只能看到布满星辰的天空，湖上既无飞鸟，也无波涛。值得庆幸的是，我只能夸奖

这本书，而不能署上我的名。”^①

1831年8月，柏林流行鼠疫。这时叔本华对柏林的好感和期望已丧失殆尽，早已想易地而居了，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去处。现在这场瘟病使他痛下决心，离开柏林，但到哪儿定居呢？他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曼海姆这两个城市的优劣长短列成一张表，作了详细的比较研究，最后选定了法兰克福，理由之一是那儿的英国人多。叔本华一向批评自己的同胞，认为他们小市民气十足，刚愎自用，精神空虚。1833年6月，叔本华终于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定居了下来。

（四）埋头写作

叔本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住七年，一直到1860年9月去世，再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他一心扑在书本上，反复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反对读翻译的本子，主张研究工作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在法兰克福时期，读的外文书比德文书还多。他认为，每个学者都应该精通他主要研究的文献的那种文字。他对佛教特别感兴趣，认为佛教不但由于其内在的特点，而且由于其信徒的众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他对《圣经》的两部全书也十分注意，下了很大的功夫加以研究。此外，他还研究心理学和灵学。他也爱好近代文学，他最喜欢英国文学。德国神秘主义作家埃克哈特对他也有很深的影响。他最喜爱的作家是莎士比亚、歌德、卡尔德隆和拜伦。

^① 转引自 W·阿本洛特著《阿图尔·叔本华》，西德罗伏尔特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目 录

前 言

第一版序..... (1)

第二版序..... (9)

第三版序 (23)

第一篇 (25)

世界作为表象初论 (节选)

服从充分根据律的表象

经验和科学的客体

第二篇 (90)

世界作为意志初论 (节选)

意志的客体化

第三篇..... (151)

世界作为表象再论 (节选)

·独立于充分根据以外的表象

柏拉图的理念 艺术的客体

第四篇..... (245)

世界作为意志再论 (节选)

在达成自我认识时, 生命意志的肯定和否定

第五篇 (附录) (424)

性爱的形上学

漫谈男性性倒错

性爱的哲学

第一版 序

我原预定在这里提示一下应该怎样读这本书，才能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加以理解。要由这本书来传达的只是一个单一的思想，可是，尽管我费尽心力，除了用这全本的书以外，还是不能发现什么捷径来传达这一思想。我认为这一思想就是人们在哲学的名义之下长期以来所寻求的东西。正是因为寻求了好久而找不到，所以有历史素养的人们，虽有普林尼早就给他们讲过“直至成为事实之前，多少事不都是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吗？”（《自然史》，7. 1.）他们仍然以为这是干脆不能发现的东西，犹如不能发现点石成金、医治百病的仙丹一样。

上述这一待传达的思想，按人们所从考察它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就分别呈现为人们曾称之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的那些东西。诚然，如果这思想就是我所认为的那东西，如上面所交代的，那么，它也就必然是这一切。

一个思想的系统总得有一个结构上的关联，也就是这样一种关联：其中总有一部分〔在下面〕* 托住另一部分，但后者并不反过来又托住前者；而是基层托住上层，却不为上层所托起；上层的顶峰则只被托住，却不托起什么。与此相反。一个单一的思想，不管

* 方括号的话系译者所加，下同。——编者注

它的内容是如何广泛，都必须保有最完整的统一性。即令是为了传达的方便，让它分成若干部分，这些部分间的关联仍必须是有机的，亦即这样一种关联：其中每一部分都同样涵蕴着全体，正如全体涵蕴着各个部分一样；没有哪一部分是首，也没有哪一部分是尾。整个思想通过各个部分而显明，而不预先理解全部，也不能彻底了解任何最细微的部分。可是，尽管一本书就内容说和有机体是那么相像，但在形式上一本书总得以第一行开始，以最后一行结尾，在这方面就很不和有机体相像了。结果是形式和内容在这儿就处于矛盾的地位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深入本书所表达的思想，那就自然而然，除了将这本书阅读两遍之外，别无良策可以奉告；并且还必须以很大的耐性来读第一遍。这种耐性也只能从一种自愿培养起来的信心中获得。要相信卷首以卷尾为前提，几乎同尾以卷首为前提是一样的；相信书中每一较前面的部分以较后面的部分为前提，几乎和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是一样的。我之所以要说“几乎是”，因为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并且，只要有可能，便把比较最不需要由后面来说明的部分放置在前那样的事，以及凡是对于容易理解和明晰有点儿帮助的做法，都已忠实地、谨严地做到了。是的，在这方面要不是读者在阅读中不只是想到每处当前所说，而且同时还想到由此可能产生推论，这也是很自然的，从而除了本书和这时代的意见，估计还有和读者的意见，实际上相反的那些矛盾之外，还可能加上那么多预料得到、想象得到的其他矛盾。假如读者不是这样，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达到如下的情况，即原来只是误会也必然要表现为激烈的反对了。于是人们

更不认识这是误会了。因为艰苦得来的论述之清晰，措词之明确，虽已使当前所谈的东西所有的直接含义无可怀疑，然而尚不能同时说出这当前所谈的和其余一切一切的关系。因此，在读第一遍时，如已说过的，是需要耐性的。这是从一种信心中汲取的耐性，即深信在读第二遍时，对于许多东西，甚至对于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会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前此的眼光来了解。此外，对于一个很艰深的题材，要求其可以充分理解乃至不甚费力便可以理解，这种认真的努力导致间或在书中这儿那儿发现重复，是完全可能的。整个有机的而不是链条式的结构也使间或要两次涉及同一个段落有其必要。也正是这一结构和所有一切部分间的紧密关联不容许我采取我平日极为重视的划分章节的办法，因而不得不将就把全书分为四篇，犹如一个思想的四种观点一般。在每一篇中，都应留意不要因必须处理的细节而忽视这些细节所属的主要思想以及论述的全部程序。这便说出了对于不太乐意（对哲学家不乐意，因为读者自己便是一位哲学家）的读者要提出的第一项不可缺少的要求。这对下面的几项要求也同样是不可少的。

第二个要求是在阅读本书之前，请先读本书的序论。这篇序论并不在本书的篇幅中，而是在五年前就已以《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一篇哲学论文》为题出版了的一本书。不先熟悉这个序论，不先有一段预习功夫，要正确理解本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本书也处处以那篇论文的内容为前提，犹如该论文就在本书的篇幅中似的。并且还可以说，那篇论文如果不是先于本书几年前就已诞生出版了的话，大概也不会以序论的形式置于本书卷首，而将直接合并于本书第一篇之内。现在，凡在那儿已说过的，在本书